

劉大白編

白屋書信

上海大眾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重版

白屏書信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劉 大 白

發 行 人 樊 劍 剛

印 刷 者 大 眾 書 局

出 版 者 大 眾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蔚南：

得信，我倒頗有點替你耽憂！你還是『閱歷深時意氣平』呢？還

是神經有點兒衰弱？

你沒有看到過八九年前的望道先生。那時候的望道先生彷彿是一觸即發的紅頭火柴，性子暴烈得超過你至少十倍以上。但是經過八九年的磨鍊，現在竟有時難免被人家看作妥協主義者了。其實，他並不退步，只是從紅頭火柴變作安全火柴罷了；火柴還是火柴，只是一磨擦就會燃燒的。我願意你做一匣安全火柴，卻不願意你做回了潮的火柴。

玄廬曾經說我，合潛航艇一樣。我能否當得起這個批評，且不必說；不過我自信毅力是有一點。我曾經研究佛經。如果照我底境遇，很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不做。我不曾受到佛經底壞影響，我卻受到佛經底好影響。我認定佛是積極的，不過合入世者底方向不同罷了。

近來窮得不了，所以不敢到上海來。

頗覺到白屋文話有趕緊印行的必要，因為活死人們猖獗得很利害。近來正想再續寫幾篇。印行的時候，希望你寫幾句話在前面！因為它是合你有點因緣的。

我是無處不感覺到寂寞，無時不感覺到寂寞的。我覺得還是一個
人獨居深念的時候不寂寞；見了人倒反寂寞了，越是人叢中，越是寂寞得

難受！我生平沒有碰到過真知道我的人，這也許是寂寞的大原因吧。

十七年二月末日。

蔚南：

我絕不希望人家完全了解我；我知道這是沒有的事。我常常獨居深念，怕只有我是我底真知己吧。但是不，立刻感覺到這是靠不住的。自己尚且靠不住，何況人家？

『等情據此』的生涯，差不多幹了十個月了。無絲竹之悅耳，有案牘之勞形，你想，這是多麼乾燥！但是我這還不怕；最怕的是，飯碗黨底包圍。

近來在省立一中一部，每週教三小時的書。一開講，便覺到手頭參攷書底不夠。去年我在復旦宿舍裏的一部份書，我本不打算留在復旦裏。但是誤打誤撞地給留下了，頗覺得冤枉。秋季三中中大文理學院開辦，我總逃不了要教幾小時書的。到那時候，我恐怕不能不來搬取那一部份書了。

看影戲，喫可可糖，這是我所不忘於上海的。其餘，我覺得實無可戀了。

近來得到一個很好的庾詞，請你轉告陳望道先生，請他猜猜！
「乒乓先生」是什麼？

十七年三月五日。

三

蔚南：

丘八先生是兵，丘三先生是退伍兵，丘九先生是學生，丘十七先生是學生軍，這些都是拆字或拆字而增減其數目的。至於乒乓先生卻是象形格；明乎此，思過半矣。如果猜不出，且等下回分解。

「酸氣」在×××先生嘴裏的，我不知道他是拿來象徵什麼的。如果普通所謂酸氣，似乎合所謂臭腐乳氣差不多很接近。酸化，正是腐化底先聲，我認爲是要不得的。至少，要做革命黨，是不可以有的。

你把歐陽修來比我，我不敢當。我自覺是一個深情——用情專

——的人；但同時理知也頗能調節情感。造成現在的我是我底歷史和環境，而個性底力量也並不弱。我生平最受影響的有三種東西，就是入股，數學和佛經。數學使我養成比較邏輯的頭腦，佛經養成我底犧牲性勇往性。至於入股，本來應該給與我以壞影響的；但是說也奇怪，我卻從它那裏得到頭腦比較細密的鍛鍊。我還有從佛經得到的是宗教性的沈愛。這些話，是我自己分析自己底所得；對不對，也許還應該加一疑問號。

我近來在文字學上，頗有所發見；但是在這『等情據此』的生涯中不能把它整理出頭緒來，實在很可惜！我想，暑假以後，我決計擺脫現在的職務，重過教書生活。

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四

蔚南：

我要做指導員，你是那裏聽來的？不錯，確曾有人一度薦我；但是你想，我現在忙到如此，還能忙上加忙嗎？重理舊業，是我底志願。我志在學問，不過現在受了政治和友誼的牽絆，一時不易擺脫罷了。下學期起，夢 廖許我擺脫一半的任務，仍掛祕書長的名，而在文理學院任一點課。我希望從此漸漸脫離；不過替人難找。『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真是慚惶得很！

兵兵先生的答案，能繳卷嗎？

雙王結合紀念，我們打算送他們一座銀盾，擬定四字，是「無獨有偶」，你說好不好？

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按信中所說「雙王結婚」係指素抱獨身主義之王新甫先生與王琦馨女士結婚事。

編者誌

五

蔚南：

對啦！兵兵先生是傷兵！請你問問陳先生，以為好不好？

咱們這兒四月五六七三日放春假，本來可以到上海來。但是雙王底結合，正在七日，所以又不能來了。那時候你能來嗎？

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六

蔚南：

昨晚在西湖上樓外樓大醉了一場，喝了二十八兩酒，回來後酒花與血花齊噴，十五年來無此狂矣。

胸中壘塊不尋常，

樓外樓頭醉一場；

白屋書信

十五年來無此態，
朋筵賭酒偶成狂。

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七

蔚南：

漫天風絮最撩人，
不是傷春是惱春；
獨自憑闌一惆悵，
當樓殘照爲逡巡。

你看此詩如何？

八

蘇爾：

前此寫寄的兩首七絕，不是一時所作。第一首是寫醉酒的，沒有什麼意思。第二首卻是一個實感；現在把第二句改了。

漫天風絮最撩人，

便不傷春也惱春；

獨自憑闌一擗懷，

當樓殘照爲逡巡。

你別以爲這是一種輕描淡寫，原來一惆悵閒，卻有魯陽侯揮戈返日的力量呢。一笑！

兩月以來，薪水底十分之三，從後方出發到前方去了，正在拮据得可以。幸而有舊欠來補充一點，確是歡迎。代取者和報告者，且等來滬時奉謝。

十三四到滬轉寧，那時或許可以會面。此次赴京，約有兩週以上的耽閣。我對於南京，沒有甚好印象；只有玄武湖底櫻桃，風味頗佳。但不知那時候還喫得到不？

十七年五月五日。

九

蔚南：

謝謝你立夏那天的信。

春去了，把春寒留下來了。

這幾天忽然又冷起來。

晚風吹雨百花殘，

不典綈袍買醉難；

還是去衣還去酒？

費人斟酌是春寒！

這首舊詩，三十年前就被我記住了，而今還不曾忘記。

這幾天雖然春去

了，但是春寒還留著在，所以還不妨念念此詩。

五月八日。

十

蔚南：

男女不同學，原是極高深的思想，可惜還不能澈底。要澈底，是男女不同家，男女不同國，男女不同社會。至於絕對的澈底，簡直要男女不同母親底肚子。於是全文言主義全個人主義……等等之外，又可以有一個全男女有別主義，不亦善乎！

舊詩新話已經收到，可是打了一個九折——只有九本。

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十一

蔚南：

三信都到。當快信收到的時候，我知道你有點神經病——幼稚的神經病——發了，而且我也很忙，所以沒有回你信。

常常有人說，眼光要放得遠；不錯，眼光不遠是不行的。但是眼光放得太遠了，眼前的實際問題反而看不見了。所以我主張望遠鏡和顯微鏡是應該兼備的。

處理起實際問題來，沒有不困難的，即使是最小最小的。凡人做事，

一定要從處理最小最小的困難的實際問題中磨鍊出來。不會處理實際問題，即使說得天花亂墜，都是高調，都是空談。

勇氣是要有的，但是徒勇無益。感情是輪船上煤力所生的火，沒有火，輪船不會動。但是理知是羅盤針。沒有羅盤針難免觸礁。人海中的礁石，隨處都是。生命的輪船開動時，片刻離不得火，也片刻離不得羅盤針。

青年是犯著幼稚病，老年是犯著遲暮病。前者容易惡化，後者容易腐化。從幼稚和遲暮的中間，找條路走，就離不了安全火柴。

『人固不易知，知人正自不易。』我對於可稱得朋友的幾個人，我都把他們分析綜合，細細讀過。雖然不能完全知道，但總不至於離經。回

轉頭來，對於自己，也是這樣。因為知道自己，也正不比知道別人容易。並且，不能知道自己，別人也無從知道起。我對於自己，好處壞處長處短處，胸中都有了一個分寸；對於朋友，也是這樣。

我所知道的人，本來不多；知道我的人，也實在太少。我頗想把我對於自己所知道的，寫出一篇自敘傳；但是沒有工夫。總之，我可以告訴你，我本是一個很羅曼的人。所以成功現在這樣的，我是家庭社會以及學問事業錘鍊成功的。

十七年七月五日。

十二

蔚南：

我對於中學國文教科書（國文的文不是文言的文。國文教科書就是國文教科書，不應稱為國語教科書，也不應稱為國語文教科書）的意見，合所謂「公衆的意見」有點不同。因為「公衆的意見」大約還要中學生能做鬼話文；而我卻只望中學生能懂得鬼話文。即使要中學生能做鬼話文，實在也並非難事。近來不曾學過鬼話文的小學畢業生和中學生，鬼話文寫得不錯的很有。他們底鬼話從那裏學來的呢？據我所知道的，不過因為他們喜歡看小說，不論人話的鬼話的人話鬼話參半的夾七夾八地都看，就看出寫鬼話的成績來了。所以人話文學好之後，不但不愁鬼話文不能懂，而且也不必愁鬼話文不能做。現在言歸正

傳：我主張初等教育對於國文的任務，是使畢業生人話文能寫得通順；初中對於國文的任務，是使畢業生人話文能寫得充暢，而普通報章雜誌的鬼話文能看得懂；高中對於國文的任務，是使畢業生人話文能寫得比較優美，而漢唐以後的鬼話文（律體鬼話文除外）能看得懂。至於不能做盡可聽學生底便，學校不必苛求。因此我對於中學國文教材分配人話鬼話的比例，以爲鬼話底分量，應該如左：

初中一上	$\frac{0}{100}$	初中一下	$\frac{10}{100}$
初中二上	$\frac{20}{100}$	初中二下	$\frac{30}{100}$
初中三上	$\frac{40}{100}$	初中三下	$\frac{50}{100}$
高中一上	$\frac{50}{100}$	高中一下	$\frac{50}{100}$

高中二上

$\frac{50}{100}$

高中二下

$\frac{60}{100}$

高中三上

$\frac{60}{100}$

高中三下

$\frac{60}{100}$

高中後三學期底 $\frac{100}{100}$ 是爲高中文科而設；如果是師範科或其他職業科；只消 $\frac{50}{100}$ 就夠；即使更少於此，也是不妨。我相信經過這六年適當的訓練，定能使學生能知道鬼思想，懂得話死人心理；即使要使他們打幾句鬼腔，合活死人們談談天，也並非做不到。但是這是我個人底意見，自然非所論於『公衆的意見』。你現在既要照『公衆的意見』編讀本，我並不反對。不過人話鬼話底聚散問題我以為最好第一冊（初中一上）把鬼話密集於後面，以後逐漸取散開式。或者一概密集於後面，而於編例上說明可由教授者酌量合人話相間教授。

除人話鬼話分量問題以外，還有文類分量分配問題。所謂文類，就是（1）記敘文，（2）摹狀（描寫）文，（3）發抒（楚辭借誦：『發憤以抒情』）文，（4）說解文，（5）論難文。我以為初中國文讀本，應該注重（1）（2）（3）。（1）（2）（3）分量要多，要在前；（4）（5）分量要少，要在後。五類先後底次序，也應該依數字底順序。

復次：每篇選文後面，應該提出若干問題。（1）作文法的，文類，風格，結構……等；（2）修辭的；（3）文法的。關於文法的，鬼話教材後面，尤其應該提出合人話文法對照的問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十三

蔚南：

「一知半解」是十年前浙江教育廳長夏敬觀查辦我的評語，我到這評語之後，就奉爲座右銘。一面努力求一知半解，一面努力防一知半解；你看我是保守者嗎？

玄廬事略，我自己不很滿意，因爲是忽忽逼榨而成的。不過總算是能有主旨的記敘文。

秋之末日，夜之半時。

十四

蔚南：

承你送我珍籍，收到謝謝！

然而這珍籍裏面，把我底大作譯錯了。

例如——

吾愛，你只在我底愛裏，

他譯成——

私ハ，汝ガ，唯私ノ愛ノ内ニアルノヲ愛スル。

又如——

吾愛，憑你蹂躪了我底心，

他譯成——

私ハ，汝ノ爲メ，私ノ心ヲ蹂躪シテ貫フノヲ愛スル。

難！

你看笑話不笑話？其餘失掉元意的地方，還有好幾處，可見譯詩之原詩是有標點的，不知他爲什麼把標點無視了？

十七年十月三十日。

按信中所說『珍藉』係日本某書坊所出之一種叢書，叢書名似爲『愛情文學珍藉』，記不清楚了，其中有一本是翻譯中國的『愛情文學』的，因譯有劉先生的新詩，當時就買一本寄給他去看看。

編者注

十五

蔚南：

你說小說中一定要有一個故事，魯迅底示衆沒有一個故事，便不是小說；但是庫普林底晚間的來客中，卻也不會有一個故事。我前曾面說，一定可以找出來，現在是踐了這個約。

秋是去了，天氣是寒了，靜夜孤燈之下，只有滴搭的鐘聲，是我底伴侶。回想南宿舍中的生活，真覺得此樂不再！

十七年十一月八日。

十六

蔚南：

白屋書信

二五

你說我精神有點衰弱了；其實感舊懷人，原不關精神底衰弱不衰弱。我本來相識的人不多；到杭以後相識的人，更是絕無僅有；最近，在杭州簡直可說沒有一個人識我了；怎得不感到寂寞而回憶從前呢？

朋友間底相識，不僅僅是認識面孔而已。雖然完全認識，是絕對沒有的事；但是總得從某一方面透進內腔幾分。人是多方面的；朋友間相互認識，大都因爲因緣底不同，只從某一方面得到；——自然也有認識兩方面以上的。你和我共同經過復旦南宿舍的生活，相互間確已認識了幾方面了。但是現在，在杭州竟沒有人認識我被你所認識的幾方面；你想吧！教我怎得不感到寂寞而回憶從前呢？

似官非官的生活，過了一年半，實在討厭極了！「千不是，萬不是，都

是小生底不是；機關以外的怨，罵，妒，忌，我都置之不顧；但是同室辦事的人，竟「出乎意表之外」地不能了解我，這種寂寞是難堪的！我不怪人家戴著一付色眼鏡，我只怪劉大白何以這樣不容易使人了解！案牘勞形，本來不是我底本行，也不是我所願幹，所以現在決計漸漸退出。所苦的事實退出，而名義還不容易完全脫離。

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時。

十七

徐文駿君和王杏雲君結婚，我送他們一付房對，是——

白屋書信

二八

文衢躍神駿，

杏圃展芳雲。

你瞧，好不好？

我要托你一件事，請你到先施公司給我代買羊毛汗衫褲一套，腰圍寬三十碼，價約二十元以上。買就後，還要請你交郵局寄來！該錢過幾天還你。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十八

蔚南：

你將信奉老子哲學嗎？說謊吧。不見可欲，則其心不亂，你能嗎？

你如果信奉老子哲學，趣味主義者從此完結了。

我住的地方，你是到過的，是一座紅樓；所以我天天做紅樓中人，可惜不會做夢。

病了幾天，還不會好，然而病裏依然是忙。聽不要聽的話，見不要見的人，看不要看的文字，說不要說的語言，整天戴著假面具，過滑稽的戲場生活；自己快要沒有了，不知何時得救！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

十九

蔚南：

謝謝你，江氏音學十書已經收到了。

我現在在杭州，簡直沒得一個朋友。大約認識的人越多，認識我底面貌和姓名的越多，朋友越少。所以我，是獨立了。滑稽一點，也可以說是獨身主義者；反正，我本來是一個獨身主義者。呵呵！

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十

蔚南：

別後回寓，肚子就不痛了；它好像不許我看影戲，奇怪！

犇波收到，謝謝！

你欠我的錢，本來是五十元；後來代我付了四次房租，是四十八元；所欠的只是兩元了。近來代我買了羊毛內衣一套，計銀二十元九角零，又代付了書箱錢十二元；我還了你三十二元。你又代付買書錢六元。羊毛內衣郵費和書底郵費，和羊毛內衣底零找合起來，是一元有零，可以說不欠我了。最近我向你借了十元，共欠你拾六元，現在由郵匯上，以作兩訖。我本來不愛算帳；不過因為你常常說，『我還欠你錢，』所以告訴你一個明白。

因為沒有圖章，所以此信請望道先生轉交。但你要向郵政局取錢，總得刻一名章才行。

白屋書信

三二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二十一

蔚南仁兄先生同志大人執事：

久不通信，忙也。

你將於何日返珂乎？

承賜女作家號，感謝感謝！

我底書，不知魯倫同學先生曾給我裝箱否？如在裝箱而箱不敷，請

轉囑胡獨鳴先生給我代辦之也！

十八年一月十九日。

二十二

蔚南：

今天是星期日，還開了一天的會，而且當了一天的主席，實在太忙了！我每星期要到的會，總在七次以上。會客呢，每天大約十人左右。宴會是每星期平均一次。近來還添了一樁新生意，就是證婚。從一月三日到十五日，不到半個月，已經利市三倍。這宗生意，又費時間，又要賠錢送禮，又要強迫你說不願說的話，真是苦惱！

白天幹的，是這些無聊的事。晚上呢，辦公室裏該做的工作移到寢室來做。看看書，寫寫信，做點自己的工作，總在二十四時以後——此刻

正是二十四時十五分。

柳亞子先生拜讀了，柳亞子先生得此佳文而不朽矣！

奔波，我還沒有全部看。批評乎？我非批評家，豈敢！

昨天的仁兄先生同志大人，今天取消了，你知道是什麼緣故？

大白

此時面前正擺著一杯葡萄酒，但是，告訴你，沒有下酒物。我底下酒物，就是這封信。寫完了，乾起了。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蔚南：

在上海滾著的人們，只看見了上海，只在上海的象牙之塔中滾著，忘卻了上海以外的大多數，我是不滿意的。什麼「阿Q時代已經過去」的話，真是可笑！

藝術，不過是騙騙人的東西；利用人底官能不完備，顛倒錯亂一下，給人一點刺戟罷了。至於批評，有什麼科學的，我不敢相信。哲學，早經日落西山，還是不談的好。我以為此後只該有哲學史，不該有哲學。

我有一個見解，以為文學只是寫生活，一切的生活都該寫。詩，小說，戲劇，這種分別是無謂的。完全的文學，一定同時是詩，同時是小說，同時是戲劇。換句話說，文學只是詩的。現在即使沒有，將來一定會有這樣

的文學出現。

人類是不完全的，人類底語言文字，更是不完全的。沒有一個字或一句話，確實只表示這個思想這個感情。於是文學家移花接木指鹿爲馬地大顯其手段，拿來騙人。譬如油畫，近看起來，是什麼東西？人類底視覺變更了，種種繪畫能成立嗎？

所謂科學的，是客觀的。然而有純粹的客觀嗎？如果說有，這是放屁，這是不科學的。所謂客觀，不過人類千差萬別的感覺底比較相類似的一點罷了。

咳！瞎說！作孽！

十八年二月十九日。

二十四

蔚南：

十二日不能到你那裏來喫中飯，勞你等我了。我那一天因爲巡閱大馬路，所以就日昇樓下面，喫了一點點心，當作中飯。

白屋文話如果能把第十七節寫成，才算完成。我想決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立刻付印與否，還待考慮。——注意，考慮是時髦話，這是我在學時髦。

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二十五

白屋書信

蔚南：

謝謝你底序文！但是你又失敗了；對於歐化老少年的出力描寫，又屈服於自然主義之下了。至於寫文話著者底崇高寫得過分了，將來也許會惹起反感；所以我想再寫一篇自序，對於胡序胡信底胡說，有所答辨，對於徐序，有所自白。

最後一段，我一定從速完成他。前次的一封長信，請你寄還給我，以作參攷！

十八年三月十八日。

五十六

蔚南：

你應該替我祝賀，因為我已經把白屋文話最後一段寫成了。等再校讀一過，把自序寫好，就可寄上。但那封長信，仍舊望你寄來！如果有點意思，不妨一併附錄。

約計連序，跋，附錄，在三四萬字之間；這樣，也頗可觀了吧。

十八年三月十八夜。

二十七

蔚南：

白屋文話自序二做好了，其餘的也整理過了，論編輯中學國文教科

書的信，也作爲附錄（四）了，你底序文後面，也加了尾巴了；現在寄上，望卽發排，我希望很快地看到校樣！

自序二中對於你底序文的自白，改得很簡單了。因爲我覺得多說反像『蛤蚧在戩盤上跳舞』

殘信附還。

自序二中給鬼話文表功的一段，我以爲必不可省。因爲歷史上事實如此，有些人正拿了這一點給鬼話文辨護，證明它不可打倒；索性說穿了，使人家知道不過如此，而且雖然功有足錄，卻是罪無可逃，你以爲怎樣？

如此春光明媚，
何來落葉紛紛？

虎也似的春風，
爲甚愛行秋令呢？

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早二時。

二十八

蔚南：

上海本來是一個天外飛來的飛來峯，是一個人身上的贅疣。它底內容，本來合四週不同的。

我本想到上海來住幾天，但是病了，沒福分來了。

十八年四月四日。

二十九

蔚南：

近來做了兩首小詞，一首是題舊日記的，一首是題十六年前小影的（此影卽在日本東京所攝，你看見過的）都另箋寫奉。

十八年四月六日。

密行小字，

細寫當年腸斷事；

寫給誰看？

準備他時手自翻。

偷教人見，

難得分明恩與怨；

只自分明，

離合悲歡總有情。

減字木蘭花

三月三十一日。

舊時影子，

今日重看疑不是；

十六年前，

若比而今卻少年。

白屋書信

白屋書僮

四四

和心也瘦，

非止容顏蕉萃久；

攪鏡低徊，

似水流年不復回。

減字木蘭花

四月三日。

三十

蔚南：

近日敝省主席提案修曼殊塔，已經通過照辦。

更正塔表上文字，此

或其時矣。

新甫老闊信來，要我入股於什麼人文書店。我回信說，瘦影自臨秋
水照，可憐不見面團團，所以生平不作發財想也。

十八年五月八日。

三十一

蔚南：

畫記可分爲兩段：自首至『皆曲極其妙』爲前段；以下至末爲後段。
前段是記敘（記物）而兼摹狀的，後段是記敘（敘事）而兼發抒的，前後
兩段有一種對比的作用。前段分三節：（一）記人，（二）記馬，（三）記雜物。

因爲此記所記之畫大約是一幅游獵圖。獵事以人爲主體，所以首記人；馬爲次要，所以次記馬；至其餘動物靜物，都是附屬品，所以在後。因人爲主體，所以記人最詳，分兩類（1）獵人（2）婦孺。某種行動者若干人都詳記數目。記馬次詳，只記各種姿勢行動，不分某種若干馬（但大者九匹記明）。第三節分動物靜物，動物分兩種：牛、駝、驢、隼，分說各項數目；犬、羊、狐、兔、糜、鹿，只說總數，都不記姿態行動，與馬不同。靜物分四種：車最大，獨記兩數；雜兵器是第二種總目；飲食服用之器是第三種總目；壺、矢、博、弈之具是第四種。後三種共記一個總數。所以此段的總評，可以說是輕重先後詳略得宜。至於句法變化，都是修辭工夫。如是而已。

病著，胡亂寫此。

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三十二

蔚南：

我病著，病的是天天發熱，不能喫米飯，只能以幾片麵包度日。看來『吾老矣，不能用也』了！

白屋文話底排印，不知如何了，我很盼念著！

舊夢，我已經把它拆開增刪，分作三編了。（1）名丁寧；（2）名再造；（3）名秋之淚。預備交開明印。剩下來的一小部分，名實布謠，打算印小冊子。

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三十三

蔚南：

我底病，恐怕已經到了不能再過分勞作的程度，所以不久打算上莫干山去休養一下。現在大學底職務，已找到替人，暫時代理一下；休養之後，如果能好一點，也只幹代行校長職務的事了。不過到底何時能入山去，現在還不曾決定。白屋文話校樣，如果有了，請你仍寄到浙大來！

教部叫滬教局嚴行取締私立學校，辦法固然不錯；但我想滬教育當局××的機會，也許更增加了。

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三十四

蔚南：

東風吹夢墮人間，一染紅塵久不還；願借長虹作歸路，要它如玦莫如環！

這是四月間所作的反遊仙，讀了可以知道我近來的心境。

白屋文話底消息如何了？

我近來頗想把中國詩篇底律聲底稿子弄完成了，再作一篇中詩律聲變遷史，這樣，便可把我這人生交代了。因為這是我生平較有價值的

痕跡。其餘的一切，都覺得無可留戀。

至於白屋文話，不過希望它給予後來的活人們在活死人隊裏一個自拔的覺醒。

十八年六月二日。

三十五

蔚南：

新月，我久不見面了。近來一切都懶。

政治，是整個的。有些人抽出那一點來講，是沒有結果的。熱帶的動植物，不能搬到溫帶或寒帶；咱們人類，似乎即使能飛行到月毯上去，恐

怕未必能在那兒生活。那些政論家，似乎都不曾看到這些。

十八年六月四日。

三十六

蔚南：

大學區制，看去要取消了，我或許可以得到息肩的機會了。

十八年六月十七日。

三十七

蔚南：

白屋書信

現在你應該向我祝賀了。老劉底官運，不是高於輕汽球，而是薄於輕汽球，這輕汽球已經爆裂了。大學區制取消，我不日卸去教育行政底責任，從八月起，我將恢復我底教書生活了。我想我底官運，大約可以就此終止；『無官一身輕』這是何等快活的事！

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三十八

蔚南先生：

白屋文話二次校樣，請你催他們一下！
我這幾天如坐針氈，因為痔瘡發了。

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三十九

蔚南：

白屋文話二次校樣如何了？

我痔瘡發得很利害，行立坐臥都不便；兩三天後，或許要到上海來醫。我有三篇律體鬼話文，可惜沒有工夫鈔寄。

印花預備三千。

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四十

白屋書信

五三

蔚南：

不日到滬醫痔。八月初上莫干山去休養三四星期，再下山來。署後打算還是當浙大祕書長，每星期教三小時課。

這幾大痛楚非凡，一點寫不出東西來。

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四十一

蔚南：

我今天早快車來，暫住四馬路振華旅館七十三號，有空請你來看我一次，因為我行動不很便利。

今天下午已經請一位有名的中醫治痔專家看過，上過一次藥。據說有三個管子，三天後可以拔出；拔出後還要一禮拜或十天收口。

此次來上海，我沒有通知傍的人，因為要安靜一點，請你別宣傳。

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四十二

蔚南：

這幾天臥聽山中風雨，靜也靜極了，悶也悶極了。昨晚寫的一首莫干山上的風雨，寄給你看。

十八年八月十四日。

白屋書信

莫干山上的風雨，

朝朝暮暮，

儘是風風雨雨。

挾著些雲雲霧霧，

向高山噴噴吐吐。

花翻草覆，

藤飛樹舞；

不管淋漓零亂，

顛狂得不由自主。

記得滿山樓閣，

參差無數；

怎朝也白茫茫一片無尋處，

暮也黑漫漫一片無尋處？

虧它近處幾星燈火，

雲霧也難遮住；

到晚來依稀透露，

白屋書信

約略是隣家三五。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什莫干山。

四十三

蔚南：

今天星期四了，藥還不會寄到，不知何故？我想中國的郵政局真是不行！像小包、包裹、匯票之類，絕不予人以便利，只有予人以麻煩。

自從發表了什麼八品小京官的教次，三十年不曾通信的親戚也來了信；二十年前的不知誰何的學生，也來了信；道賀，謀事，請題字，請作發刊辭的信，紛紛而來；真是「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難怪徐蔚

南也難忘情於『教次』了！可惜我不是蘇秦！一笑！

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四十四

蔚南：

白屋聯話，還沒有動手寫。

「花鬪似霞霞似鬪，柳絲如雨雨如絲。」

「團圓永永曾相勉，患難重重况共經。」

右兩聯在聲調上有什麼不同，請你用耳朵研究一下！

白屋說詩不知出版沒有？請你便中探詢一下！

十八年八月十七日。

六〇

四十五

蔚南：

白屋聯話已經寫了四段，現在寄上。其中第一二兩條，差不多是聯學講義，似乎嫌乾燥一點；但是開宗明義，也是少不得的。第三四兩條，卻較有趣味了。

我想寫一篇人生底兩分，把人生分爲生存的和生活的。求生存是無產階級的，求生活是資產階級的。求生存是平民的，求生活是貴族的。求生存是人生底基本工作，求生活是人生的昇華作用。邏輯求真，倫

理求善，藝術求美，是爲生活的；經濟求利，是爲生存的。結婚是生存的，戀愛是生活的。喫飯是生存的，吸煙喝酒是生活的。所謂無產階級的藝術，只從經濟上看到求生存的一點，跳不出利字的範圍以外，所以不行。再舉一個例，例如×××是只求生存的，徐蔚南是懂得一點求生活的，所以×××只是一個學僧，而徐蔚南不失爲趣味朋友。要趣味朋友贊成無產階級的藝術，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久就要下山了，此後來信，請寄杭州浙大。

敷藥今天寄到，立刻裝瓶；舊藥因爲不曾裝瓶，已經出了氣，所以不靈了。今天改敷新藥，比舊藥靈得多。

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四十六

蔚南：

八月十七日的信，今天才到。尤其是特別慢信了。莫千山寄進去的信，無快信，這是上海郵局底糊塗話；杭州南京來的快信，我都接到過。從前江灣寄出來有快信，寄進去也可以，而各處郵局因為指南上還沒有載，郵務局沒有正式通告，也堅持地說是無快信。可見中國郵政機關底不靈。我想，中國一碰到政字，就不靈了；日本人叫郵便，所以處處便利。

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四十七

詩雨：

我決定明日午后下山。你們到底幾時搬家，告訴我！

前晚大好月色，又寫了一篇莫干山的月夜，合莫干山上的風雨，調子不同；但不能說不是詩吧。

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莫干山的月夜，

水銀也似的月色，

瀉滿了全山：

山上的一切，

白屋書信

六三

白屋書信

都浸在這銀月光中了；

我，

我底影子，

也浸在這銀月光中了。

遠望山下，

薄靄微籠，

似乎罩著一層銀灰色的輕紗；

山下的一切，

都在朦朧中向月光隱現，

更透過了輕紗，
向我底眼簾隱現。

教堂底歌聲歇了；

燈火闌珊人影散亂中，

上帝底兒孫們，

一齊安息去了；

急雨似的蟲聲，

占領了銀月光中浸著的金山，

這光景值得流連無睡。

看月色，

聽蟲聲，

只剩下了一個孤單的我

我悄悄地獨坐，

也讓月兒看我；

我低低地微吟，

也讓蟲兒聽我。

四十八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莫干山。

蔚南：

前所留浣溪紗兩闋，茲經改定如另紙，附去請察！

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浣溪紗

天際微雲帶薄妍，斜陽去後月明前，此時回望總淒然！
鏡裏長看新綽約，

夢中還覓舊纏綿，芙蓉花發自年年。

屈指微擲錦瑟絃，絃絃如訴舊悲歡，惱人心事莫輕傳！
未必星辰非昨夜，

可能楊柳似當年？為誰蕉萃有誰憐！

四十九

蔚南：

我本星期六本須回杭上課；但現在因爲部中不能離開，只好展緩一星期了。不過瘡口又不行了，或許星期六夜車來滬，星期日夜車回京吧。紅禪室詞准擬複印。但想把它合通行本對勘一下，寫一篇比較優劣的文字。現在手頭沒有定盒集，而且也沒得空，所以一時做不成。我總希望有機會能夠使我早日罷官，仍舊吃教授飯去。

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五十

蔚南：

××先生底話，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名言者何？因爲他固一名將也。至理者何？則以我固承認這是一種物理作用也。不看見海船上的桅竿嗎？大風吹來，向東邊一側一兩丈，但是它回頭過來向西邊一側，也是一兩丈。明白這種物理，就可以認識××先生底至理。至於白屋文話本來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東西，合××先生底至理名言，本來絕不相關。

拿槍的沒有拿筆的，說得出什麼話來，幹得出什麼事來；咱們讀了××先生底至理名言，應該向拿筆的歌功頌德。

什麼傷感，Y. T. 畢竟跳不出舊式名士的圈子。只這一傷感，把什麼革命氣都消磨淨盡了。我是不傷感的。我澈底地認識人們一半是

dog 一半是 god，自己當然也在內，所以無庸傷感。革命，就是努力要減少 dog 底分量；寂寞底感覺，只是自己忽然自誇有點像煞 god 罷了。寂寞不過是寂寞，寂寞確值得玩味；傷感嗎？幹嗎？

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五十一

蔚南：

整整睡了四天，喝了四天的流汗，今天起來了。雖然起來，腳輾身搖，懈惰已極。現在打算明日上午出院回寓，十七日回京。

割掉了一個較大的瘤，添了一個大窟窿；小的還有許多，他們不敢割。

賽因斯先生也技窮了。

十九年一月十五日。

五十二

蔚南：

過著都市生活的你，居然講起攝生之道來了；佩服佩服！

重編的舊夢，已交開明型式與郵吻同。所謂印小冊子者，指第四輯賣布謠而言；但現在計算，也有六十多頁，所以仍照郵吻型式，印薄冊子。

今天早上，我有一個新發見。英美人爭政權用公開的選舉活動，是工商業的廣告式的；咱們貴國人底爭政權，是用陰謀的槍砲鬥爭的，是農

村的搶沙塗爭田水的械鬥式的。這是我底唯物史觀。

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十三

蔣南：

我們蔣部長也在注意那種連環圖畫書，以爲編民衆讀物時，是應該參攷的。你底改良辦法，是改到良，還是改掉了良，頗可研究。

這幾天肛門內部出血，發炎，又不行了。咳，我真是一個病底架子。我打算星期五（八月一日）到上海來。

十九年七月三十日。

五十四

蔚南：

昨早到京，路上很好！

我近來身體略健一點，但是感覺到官之身，總是不自由，不久總想擺脫。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五十五

蔚南：

白屋書信

上午一信，想先收到。

現在蔣部長因政治上推行的失敗，決計辭職，我當然隨之而去。在官之身，真地擺脫了。此後打算不再做官，也不再教書，過賣文的生活，且試試看。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五十六

蔣南：

腐惡豪紳共帝軍，
牆頭標語貼紛紛；

宣傳工作真努力，
打倒鏟除一大羣。

這首打油詩如何？

十九年十二月四日。

五十七

蔚南：

昨發一信，忘卻報告一事。

邵力子和傅拙梅結婚，是的確的。

時期是一月一日；地點是南京世

界大飯店。現住在楊公井。

特此報告。

一九三一年二月五日。

五十八

蔚南：

剛從韜光靈隱之間的永福寺訪問了玉皇御妹丈，地皇氏第十太子，前任閻羅王，西嶽大帝，太平天國忠王乾太子，現在老天王，淨慈老和尚回來了，就接到了你底信。你幾天沒有信來，我猜到你不是出去旅行，就是病了。

二十年四月四日。

五十九

蔚南：

今天因爲寫「外形律和形式美」得了一個新發見，是五律和七絕，都是合於黃金律的。因爲 $(8+5=13):8=8:5$ ，即64略等於65。 $(7+4=11):7=7:4$ ，即49略等於44。因此，五絕是半黃金律，而七律是倍黃金律。五七言律詩絕句之所以盛行於中國詩壇，非無故也。如果說六言絕句底比例，也是合於黃金律的，因爲 $(6+4=10):6=6:4$ ，即36略等於40，何以不盛行？這卻因爲六言詩其餘的條件不及五七言的緣故。這個發現，是頗重要而未經人道的。還有五音停分爲三步，七音停分爲

四步。 $(5+3=8):5=5:3$, 卽25略等於24; $(7+4=11):7=7:4$, 卽49略等於44。這比例也合於黃金律。詞調中的瑞鷓鴣, 把七律分爲兩節, 是最合於黃金律的。玉樓春也是如此。

我前次寫了一篇綽號文學底研究, 本來是替杭州友人們所要出的週刊一切寫的。現在一切擱淺, 大約一時不能出版, 過幾天另鈔一道, 送到世界雜誌, 如何?

二十年四月十九日。

六十

詩南:

中國詩篇底律聲名字太笨了。現在改爲中詩律聲，以中詩外形律
評說爲前編，中詩外形律演進史和中詩內容律臆測爲後編。前編已經
寫畢，今日連自序和凡例目錄都寫好了；後篇待續。

兩三天後，打算到上海來。

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六十一

蔚南：

我在右邊項下琵琶骨上，長了一個瘡。這瘡在二月間已經有了，不
過不很厲害；這幾天卻厲害起來了，紅、腫、痛。據醫生說，是骨癩爛了，是結

核性的，開了刀不容易收口。咳，這又是一件麻煩事！

二十一年五月九日。

六十二

蔚南：

開刀的時候，經局部麻醉的注射，所以不痛。但是肉不肯長起來，不肯收口，那到是很討厭的事情。西醫沒有長肉收口的藥，要靠你自己底力量長起肉來。你想，這多麻煩！

此間非常潮溼，非常鬱悶；昨天忽然驟熱，直到七十九度。希望有暢快的雨，暢快的晴！

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六十三

蔚南：

前次活葉文選摹狀文中胡適廬山游記裏面石鼓書院，註未詳所在；現在查得在衡陽縣，唐元和中州人李寬建，見湖南通志。請轉告朱劍芒先生！

三星期了，瘡口還不曾收。

二十年六月六日。

六十四

白屋書信

蔚南：

昨信發後，不料今天早晨忽然痰中帶血，大約因爲多喫了點可糖。雖然不多，而且我也有法止住；但是總得早點回杭休養，所以在上海恐怕不能多耽擱了。

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六十五

遺囑

一

對於人生，

開始有點厭倦了，
想請個無期的長假；
不知生活之神，
能給我批准不能？

二

如果批准了，
我這陳舊而且破壞了的軀體，
最好送到修理軀幹的機關中，
分別裝進了玻璃瓶，
讓它在酒精中陶醉著。

三

我平生不大能喝酒，
但是卻羨慕人家的沉醉；
現在在無期的休假中，
得到了酒精的陶醉，
也足以彌補生平的缺憾。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在杭州。

四

假使沒有陶醉酒精的福分，
那末，錢塘江上，

鼉子齋前，

趁著回潮入海的餘勢，
步伍員文種的後塵。

五

乘長風破萬里浪，
生平也曾有過幾次，
到這一次最末的旅行，
還能得到這個機會，
不是很痛快很欣幸的嗎？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在杭州。

六十六

蔚南：

我的瘡和病，據內外科醫生合斷，恐怕是內外相關。瘡之儘管流膿，因為瘡根在胸骨以內，內部肺出血，所以不肯停止；也許是正當瘡根處，肺有腐蝕。因此杭州相熟的醫生，大都覺得沒有澈底的辦法。內科以為可以用太陽燈照，外科以為可以用X光照。但杭城沒有這種治療的器械，請你向貴同學徐博士問一聲，如此病狀，到底有無簡捷一點，便宜一點的治療法。

二十年八月三日。

六十七

蔚南：

我在八月五日以前，雖然經七月二日的狂吐，還能自己起來，自己寫信，看書做事，和平常相差無幾。在八月五日以後，竟大不相同，不但自己不能起來，經人扶起之後，也非人扶著不能走路，而且走路時頭要發暈，舌苔鮮紅，嘴唇發燥，中醫所謂陰虧之症；整天是昏睡，不能再看東西，報紙有半個多月不曾寓目了。痰中帶血，前昨兩天剛才止住，昨天略略受氣，今天又復帶血，不知何日才能完全停止，把身體養得略健，能到上海來療治。

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六十八

蔚南：

貴同學張君友梅所在之楊樹浦寧國路聖心醫院的X光鏡，是否照診而帶療治的？并有無病牀和看護？可否住院？請問明示知。如果血能止住，二星期後或許可以到上海來。

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六十九

蔚南：

我自從大出血之後，血虧已極，全身沒有血色，嘴唇和眼皮裏面，竟幾乎和臉色同樣的白。所以現在竟不能起來，起來時必需有人扶持才能開步。就是坐在牀上，如果沒有依靠，身體也會發搖。一面痰中的血，時停時有，在短期間內，決不能坐火車到上海來。因此現在竭力想止血和補虧的方法。止血的藥，前信已經托買。補虧以何種食物或藥物爲最靈驗有效，請你問聲徐博士。

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七十

蔚南：

謝謝你二十八日的信。

在杭州從藥房中買得法國皮拉大藥房血精露一瓶，價一元九角五分，據藥房中人說原文是中國貨，這是法國貨，不知是否瞎說。

這幾天，除不得已起來在床前大便外，一點也不行動。一面吃著杭州買的克拉烏亭錠，但血總是不肯全止，早晨晚間總還要帶一點。

克拉烏亭錠承買半打，很感謝，不知該價若干。但直到今天，還不曾收到，不知尊處是何時寄出的。

二十年八月三十一日。

蔚南：

承代買的克拉烏亭錠半打，截至此刻，（九月一日二十一點鐘十五分）還不曾收到。大約因為寄的手續麻煩，寄的人擱起來了，即如你二十八日的快信，想來是你二十八日晚間在家中寫的，而第二天早上到廠裏去，交給廠中人去寄的。但是郵花上的上海郵印是八月二十九日的十五點鐘。快信尙且要担誤，何況是手續麻煩的掛號的包裹。

皮拉血精露一羹匙，獅力牌牛肉汁半羹匙，調和了，用冷開水沖著，飯後吃，已經吃了兩天了。似乎覺得頗有效驗。但是托你買的克拉烏亭錠還不會來，而我在杭州藥房中零碎買的十片一罐的已經吃了半打，而痰中的血終是不肯停止。說是不宜走動，我並不走動。在白天或許還說

幾句話，還思慮些什麼，在晚間安然而睡，絕不行動，絕不說話，絕不思慮，而到了早上醒來，一定要給你吐好幾口，這樣我想要它完全停止，大約是不可能的。據內外科醫生的診斷，裏面肺尖的肺膜和外面長瘡的骨膜是粘著了，所以肺尖出血這樣頑強，不肯停止。所有德日派所用的止血藥針，大概打了六七種，共計三四十針。此次又晝夜不斷地吃這樣強烈止血藥，終於無效，所以我說靠藥力止血或許是無用的了。現在只求它血少吐一點，而一方面專門補虧，使身體回復壯健一點，就到上海來。因為特別快車只有四點另十五分鐘，如果在頭等車上地位佔得好，又不斷地吃止血藥，一到上海，就坐汽車進醫院，我想也不至於鬧什麼大亂子。

瘡的方面，此間外科醫生說，如果身體強健一點，可以行大手術，把骨

頭剪掉一段，不知此法行得行不得，請你問問徐博士。祝好。

二十年九月一日夜。

七十二

蔚南：

接到九月二日的信，知道止血藥所以不到的緣故，並且知道二日已寄不出，三日當一定寄出；但是截至現在（五日二時）還不見到。我想此事，開始你就有點弄錯，藥品是一定要當包裹寄的，包裹是要用布包，用線縫的。這些事發行所收發處那裏辦得了？叫他們辦這些事，這叫做活逼生蠶做硬繭；所以當初你只消拿回家中，請密斯吳找一塊白布，拿線

一縫，到郵局一寄。十天以前，早早到了；現在如果查起來還不會寄出，可以照這麼辦。

知道你們忙，只顧麻煩你們，實在對不起！

我這幾天身體似乎略健一點，胃口也比較開一點，但血終不肯止。

二十年九月五日。

七十三

蔚南：

十五十六兩信都收到；我在杭州買的皮拉的補品，牠並不自稱爲牛肉汁，牠的法文名字，好像完全和徐博士所開的相同，牠的中名叫做牛牌

精血藥露，現在將中西仿單寄上，請你看明。徐博士所謂可叫杭州藥房配，這「杭州藥房」是否專名？因為杭州有一家杭州藥房，而另外在杭州市又有許許多多的藥房。

我所謂發抒文，不但指普通的所謂抒情文而言，其中兼指勸誘文，就是望道作文法中所謂誘導文。這一類勸誘文，普通都主張歸在議論文裏面的，我因為把議論文改作論難文，論是自家立論，難是同人家辨難，這兩者都是嚴格地要應用邏輯，而勸誘文大都不要應用邏輯，並且總帶點感情，所以把牠從議論文中提出來，放入發抒文裏面，所以發抒文的範圍，古代的像蘇秦張儀的游說文字，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陳琳罵曹操的檄文，六朝時候的那種加九錫，封某公，封某王的文，以及禪位的詔書，和尙們

募修佛寺的疏，水災勸捐的緣起，以及一切宣言、露布、廣告、標語之類，都包含其中；近來的所謂抒情文，以及幽默射他耳等等的諷刺譴責文字，也都

在其內，這是我個人所定的發抒文的範圍。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七十四

蔚南：

徐博士所開的補品在杭州藥房買到，前信已經報告；這藥房係英國聖公會中人所開的，大約因教會的緣故，所以備有這藥，每瓶價二元一角，他說還是舊價，並不增加；所以上海配起來，或許不見得會比杭州便宜，我

就在杭州藥房配吧。

我近來咯血已經止了十三天，但身體的虧乏，總不能很快的復原。

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

七十五

蔚南：

張友梅博士處，承蒙詳細囑托，非常感激。我現在決定本月十九日

（星期一）乘上午九點五十五分的特快通車（頭等車）到上海，下午二點十分到北站。伴我同來的，有舍妹劉詒君。但是我這幾天還不大會走路，只是一個人扶，還要七踎八跌，所以還要希望你來接我一下子，並且替

我雇好一部汽車等著，甯可錢多花一點，因為我不能在車站多等。我想不一徑到楊樹浦聖心醫院，也不到你寓裏來：一則因為從前徐博士曾經說，「最好讓我先看一看過，」他是星期一工作後有空的，請先將他約好；二則因為我絕對不能走樓梯，你寓裏的三層樓，我無法爬上去。所以要請你先在三馬路新惠中三層樓不靠大新街的一面，定一個雙人房間，以便居住；下午四五點鐘以後，又可請徐博士來診視一下，到了次日，我們就可以雇了汽車上聖心醫院去。這樣辦法，你道如何？

二十年十月十四日。

七十六

蔚南

出了狹的籠，回到了自己的園地，頓然覺得天寬地闊，伸手躡腳，舒服得多。車上也並不疲倦，胃口開了一點，瀉的情形，也比較好一點。或許改變了環境，能好一點起來，也說不定了。張醫生處，也已經有信去報告他一切續談。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

七十七

蔚南

你也太疲勞了，非好好地多休養幾天不可。

我的瀉總可以算已經止住，現在大便每天一次，或隔天一次，但仍是溘的；這幾天因為疲勞或略受感冒的緣故，又有點發熱。我並沒有吃虎胆，吃的是虎肚，就是虎胃，不過並不多吃，而且常常停止不吃。

說我字寫得很好，這真是大笑話，我生平從來不曾替人家寫過字，如果一定要我寫的，我想將來只好等病好一點，用斗方劃起格子，寫成幾張楷書給他們，可以裝著鏡框掛的。

二十年十二月五日。

七十八

蔚南：

前次所說的那種藥，到底是補什麼的？請你從法文仿單上看了，大略告訴我幾句，如果那種法文仿單已經找不着了，我可以再將英文仿單寄上。因為對於一種藥不會知道他的效用，便引不起信仰來；對於所吃的藥，沒有信仰，効力也會差一點。還有人家問起來，你吃的是什麼藥？是補什麼的？我也答不出來，只好說是不知補什麼的。這豈不是笑話？並且這種藥很難吃，片子很大，外殼很硬，在喉嚨上會攔淺，所以現在暫時停止著不吃。

這幾天儘管發熱，而且貧血，人很疲倦，因此不能自己寫信了。
恭賀新喜！

二十一年一月四日。

七十九

蔚南：

六日信到。

太陽燈四日上午送到，其時給你的信已經發出。

發熱，已經一個多月了。因為疲勞而發熱，因為發熱而吃退熱藥，因為吃退熱藥過久而中毒，貧血，非常乏力。現在換了一種退熱藥吃著。英文仿單寄上，請譯告！吃飯，吾知其可以療飢，喝茶，吾知其可以止渴。服此藥，吾誠不知其為什麼也。

二十一年一月八日。

按上兩信中所說之藥，是一種石灰質的補品，名爲 Tricalcine。

編者誌。

八十

蔚南：

你前幾天有沒有回盛澤去？

上海底危險受到了沒有？

住在祥茂

里的望道，住在中興里的哲明，有沒有受危險？現在有沒有安全地逃到

租界裏？請探明示知。我這幾天精神比較好一點，但腳氣病仍爲一百

分之一百分。

故事的罈子和白屋聯話等，我還想再寫幾條，再行付印。至於其餘的配件，我想來參加一點意見。我想索性印一本白屋聯留，你以爲何如？

二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白屋書信

一〇四

按此信是大白給我的最後一封。其時因上海戰事，郵局停頓，此信直至二月十日
遞到。

編者誌。

祇應有後酬知己，
自覺無虧對俗人。